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六十四回 高夢鸞金殿辯冤 呂國材黑獄自盡

且說伴當、僕婦跟著小轎，不多時到了縣衙。海棠、杏花下轎，狄夫人迎入內堂，梅香伺候，備下香湯，二人沐浴更衣，設筵款待，吃茶敘話。等至天晚，備轎送至察院。且說小姐中堂正坐，只見青梅笑嘻嘻的走來回話：「外面又送夫人來了。」小姐說：「賞送來人每人二兩銀子，請鬱夫人內堂相見。」青梅領令去。不多時，領海棠、杏花進來。青梅低聲說：「上面就是侯爺，娘子小心拜見。」鬱氏進房止步，定睛往上觀看，只見案邊燈下坐著一位少年官長，頭戴軟翅紗巾，身穿水紅領，白面朱唇，十分美貌，卻不是寇公子模樣。海棠心內驚疑，只得拜到在地。小姐一見忙站起，走至面前，雙手來挽，說：「娘子請起，救命之恩，尚未報答，故人相見，何必行此大禮？」海棠見說，後又抬頭看了一看，暗道：「莫非是他？怎麼不是他那模樣兒了？」心下驚疑不定，說：「大人請自尊便，賤妾尚有下情。」小姐見他不起，回身歸坐。說：「娘子有何話說，何不起來講明？」海棠說：「求大人開恩，放妾等出去便了。」小姐說：「哎呀，娘子！此話從何而起？咱夫妻出生入死，好容易會在一處，何故又要辭去？莫非怪下官有什麼不週之處？夫妻之間，何妨直說。」海棠聽了這句話，抬頭看了，心中又想，心中想了，抬頭又看，總也辯不出是真是假。把個聰明不過的俏性靈心，登時間攪的糊糊塗塗，怔怔呵呵，看著小姐，竟說不出話來。小姐笑道：「娘子離別未久，怎麼連小生的面貌也不認得了？那年六月十八日，下官與兄長深夜闖入娘子野青園內，多蒙娘子慷慨護庇，讓進房中，談心敘話，會著舍妹。那一夜三姓聯姻，玉香圓為定，乃小生親手遞給娘子的。曹兄送舍妹去柳黃村岳府避難，娘子與小生改了女妝，自此分手。小生身在他鄉，未嘗一日忘卿。如今僥倖成名，正該咱夫貴妻榮，共相歡聚，娘子何故薄情？不肯相認？」

鬱連英聽罷夢鸞一夕話，言語句句是書生。慢慢抬頭觀仔細，越瞧不是寇雲龍。海棠比際無主意，悄悄低言叫一聲：「杏花替我留神看，這人可是那書生？」杏花搖頭說：「不是，二人顏色不相同。初時看去覺相仿，仔細觀瞧有變更。寇公子是個四方臉，這老爺面如瓜子一般同。」海棠點頭說不錯，連連盡禮在塵埃。心忙意亂稱元帥：「休得取笑我愚蒙。大人實非寇公子，怎敢冒認妾應承？冒瀆虎威該萬死，貴手高抬把賤妾容。望乞放我出察院，恩如再造勝重生。」佳人坐上哈哈笑：「娘子眼力甚精明。下官果非寇公子，都只為賤名偶與令夫同。下官有句衷腸語，娘子留神仔細聽。寇公子飄流在外三四載，不亞如斷線風箏水上萍。禍福吉凶無定準，何年月日得相逢？時光易過青春去，辜負羞花閉月容。況娘子身被奇冤遭縲鎖，險些兒碎珠收玉喪監中。不遇下官翻此案，還不知結果收圓怎麼終。借此得會芳卿面，前緣有幸甚非輕。奉勸娘子休固執，常言到：事逢變處把權從。娘子若是不嫌棄，下官尚自室中空。跟隨本帥將京上，就把你認為結髮請皇封。一品夫人就是你，勝似偏房作小星。願與不願只管講，不須委婉與耽驚。只要芳卿如意，下官最是體人情。」海棠聽畢一夕話，一陣心酸淚淚傾。口中長歎呼元帥：「多承雅意命難從。念妾身父母早亡年幼小，被族兄賣入花街柳巷中。自愧失身難退步，欲棄風塵恨不能。野青園奇逢巧遇寇公子，三姓聯姻一夜中。他本是翰林之後清高品，可敬他不棄煙花下賤輕。慨然應許留信物，山雞得與鳳為朋。既然受定身姓寇，焉敢失信背前盟？若逢元帥在前三載，疊被鋪床實願情。大人雅意如山重，薄命人福淺緣慳不敢應。況大人一人之下千上人，品重爵尊貴又榮。少什麼淑女名媛香粉黛，金釵十二美姣容？蒲柳之姿難仰就，守信終身等寇生。求大人，連放妾等出察院，便是天高地厚情。救命之恩難答報，也只好焚香叩祝保還魂。賤妾斗膽說急話，縱然就死命難從。」海棠說著連叩首，高小姐滿面含春長笑容。

高小姐聽畢鬱氏之言，點頭暗歎贊道：「好一個志誠女子！這樣守信的青樓豈不愧死良家蕩婦？」遂含笑道：「不必驚慌，既有這段隱情，娘子不願，下官不相強。但只是古人有雲：為人須為徹。料娘子也無處可歸，何不隨本帥進京，待人安置娘子一個存身之所，等國事完畢，差人四方尋找令夫，使你夫妻破鏡重圓，豈不是好？」海棠盡禮道：「多蒙侯爺施恩，但賤妾還有一言，冒死上陳，當日被王婆謊至船上，伏生亦曾以此言見許，妾身信以為真，隨至漁陽。不料事出不測，不遇大人施恩翻案，妾等難免作含冤之鬼。今幸脫囹圄，薄命人不敢復生妄想，只求大人開恩，釋放妾等出衙，聽天隨時，吃食度命，等候寇生。不幸今生不得見面，只好祝發為尼，終其天年，禮佛誦經，參禪悟性，求免來生狼狽，妾之願也。」說畢，落淚再拜。小姐笑道：「娘子此意是恐復蹈前轍，本帥豈伏士仁之比？掌生殺之權，率百萬之眾，欲取信乎天下，豈失信與婦女？娘子若還疑心，目今有位舍親的夫人，自雁門關跟來，正欲一同進京，現在後房，我送娘子過去，與那夫人作伴，一同起居，到京之時，我必要安排你二人一個存身，全始全終，斷不失信，這個如何？」鬱氏聽了，滿心歡喜說道：「大人如此施恩，妾身粉身碎骨，報之不盡，願去拜見夫人，一路伏侍，少盡微勞。」小姐道：「青梅送鬱氏娘子過去。」

青梅答應，用手提燈在前引路。

鬱氏感德頭裡走，杏花兒歡喜後邊跟。不多一時至後面，掀起簾走進門。青梅悄悄呼娘子：「上邊那位是夫人。」海棠答應朝前走，襖衫端肅站住身。口呼夫人深萬福，回身便要拜埃塵。書生正在燈前坐，聞話連忙站起身。手遮書燭留神看，認的是野青園裡遇的人。「娘子緣何得至此？」向前來探背忙挽雙手伸。說：「別後必然無好況，卻緣何芳容清減到十分？快些請坐談已往，」鬱海棠抬頭一看又出神。一則是萬想不到出意外，二則是燈影之中看不真，三則是番邦打扮殊難認，四則是鬚眉男子變裙釵。這佳人怔怔抬頭看著臉兒看，意忙問了個你是何人？青梅一旁抿著嘴兒笑，杏花兒背後手兒伸。慢慢一拉低聲叫：「這夫人的容顏象寇君。」書生說：「別腳不過時三載，娘子難道忘了人？那年六月十八日，與曹兄避難夜入貴園門。愚兒妹蒙恩求性命，結秦晉三姓共聯姻。玉香圓是小生親手付，曹兄長送舍妹避東村。別後未嘗忘夢寐，你休驚異請留神。」海棠聽兒這般話，又與前邊話對真。呆了半晌方才說：「莫非我今朝在夢魂？」旁邊笑壞了青梅女，向前來春風滿面啟珠唇。

青梅說：「鬱娘不必猶疑，寇姑爺原是如此，我家小姐請娘子進衙相會，好一同上京，面聖鳴冤。」海棠聽了前後緣由，如夢方覺，這才知道前邊那位元帥就是夢鸞小姐，不由十分起敬，歡異道：「我鬱蓮英今生與這樣人攜衾抱枕，捧水端茶，雖早死十年，亦無恨矣！」遂歡喜不盡。書生又盤問別後情由，海棠一一細陳。書生嗟歎不已。當下又隨青梅到了前邊，重新拜見小姐。小姐欣然命坐，共談已往，十分歡洽。夜深安歇。

次日起身，早膳已畢，吩咐備車轎與鬱氏、杏花乘坐，率眾出城，傳令拔營，調開大哨。漁陽文武，送至十里之外，告辭回去。小姐率領人馬，竟奔東京。

言不著夢鸞小姐回人馬，書中聽表宋神宗。這日早朝登金殿，百官按位列西東。內侍宣旨金陸站，望下傳呼問眾卿：「有事出班須早奏，諸官無本駕回宮。」內侍之言還未盡，執事黃門應一聲。口呼萬歲臣參駕，整帶撩袍往上行。拜倒金陸呼萬歲：「皇爺在上請聽明：今有寇潛平北帥，即要班師轉汴京。諸將候旨居城外，這元帥獨來交旨見主公。現在午門等聖諭，微臣如此奏天庭。」黃門奏畢伏在地，天子聞言長笑容。傳旨速召平番帥，黃門盡禮轉身行。午門以外宣聖諭，宣進了改換面左金童。坐上皇爺朝下看，兩邊文武各睜睛。只見他懷中抱定功勞簿，寶印黃金雙手擎。甲亮盔明人品俊，一團秀氣隱威風。臨風玉樹差多少，慢步金階款款行。百官彼此低聲贊，人人誇獎小英雄。別者之人還罷了，東班首喜壞了老瞎鷹。呂國材一見愛婿將朝進，十分得意好光榮。聽得眾官都贊美，他這裡微微含笑眼眯縫。只見他叩頭敬禮丹墀下，拜舞山呼見聖明。內臣取上功勞簿，放在龍書御案中。神宗爺從頭至尾看一遍，龍面生春長笑容。

天子把降書、貢單、功勞簿俱已看完，聖心大喜悅，又問取勝緣由，小姐備細奏了一遍。天子道：「賢卿智勇兼備，馬到成功，雖宿臣老將亦不過如是，甚慰朕懷。卿一路鞍馬勞乏，且回府去安歇。隨徵將校兵丁，俱召進城，各自歇息，明日太和殿賜宴，俟朕按功升賞便了。」小姐俯伏奏道：「我皇萬歲！」臣有蒙君竊印大罪在身，不敢謝恩，特於駕前交印領死。」天子道：「賢卿為國馳驅，替朕分台，正欲褒獎爵功，何罪之有？卿有衷曲，只管奏來，赦卿無罪。那呂國材在班中聽得明白，吃了一驚，

側耳細聽他奏些什麼。

只見他盡禮叩頭呼萬歲，未曾啟齒淚如泉。「臣妾實非寇姓子，罪女名為高夢鸞。只因臣父高廷贊，被害遭屈身受冤。宋四私逃因失馬，呂國材暗中唆使告通番。又與他飲食之中下了毒，那宋四七天之內赴黃泉。呂國材深心奸險人難測，蒙君作惡膽包天。為記私仇起大獄，賄買寧佐伺天顏。暗中傳遞宮闈信，事非從此泄機關。臣父蒙恩發南地，他命人扮盜截殺途路間。幸遇著平南元帥曹文豹，搭救我父退群奸。罪臣女慟父遭屈身被害，可憐他並無兄弟少兒男。情急無奈妝男子，為的是尋訪仇家好報冤。幸逢我主挑賢士，罪臣女冒死耽驚到彩山。」神宗爺聽到此時龍顏怒，望下開言叫夢鸞：「你父被害從前事，你何以得知內裡緣？」階下佳人連叩首，說：「吾皇萬歲請聽言：呂國材，他將臣女當男子，央媒通好結姻緣。翁婿之情多親近，時常召飲去盤桓。他只說嫡親子婿非別個，因此上百樣談心並不瞞。怎樣蒙君通寧佐，怎樣勾串設機關。怎樣懷仇害臣父，怎樣險謀借使奸。怎樣買囑唆宋四，怎樣截殺半路間。今春二月初旬日，都是他燈下親口向臣言。還有他親筆私書通塞北，耶律通是他受賄放回還。那封書臣女托付曹元帥，與我那被害的天倫帶嶺南。萬一臣女亡塞北，拿著為證好鳴冤。這而今仗爺的洪福平化外，望皇爺念此微功赦父還。罪臣女欺君該萬死，情甘斧剝與錘顛。乞我主即宣國材呂丞相，與臣面證在爺前。所奏但有一字假，敢領欺君罪似山。」小姐奏罷連叩首，俯伏金階在下邊。神宗聽畢龍顏怒，座上含嗔把旨傳。

天子大怒，吩咐宣呂國材上殿。

且說那奸相站在班首，起先見高小姐進朝，滿心歡喜，得意洋洋；後見他駕前請罪，不由得暗暗驚疑，側耳留神，聽他奏些什麼言語。聽來聽去，原來是仇人之女，把那翁婿私談機密隱情和盤托出，盡情奏知了天子。聽到其間，不覺轟的一聲，頂梁骨上蹭了一股冷氣，霎時之間，也不知是驚是怕，是慚是悔，形容不來。他那番千般著急，萬種為難，把平日的神機妙算，應事奇謀，無可施展，只盼有個地縫，一頭鑽進去就好。正在著忙，只聽內侍招呼：「聖上有旨，宣丞相呂國材見駕！」奸相只得答應一聲，強打精神，一步一步上金階，在駕前拜倒。天子見他這一副嘴巴骨子，早已明白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呂國材，你的東床乃高廷贊之女，這般如此，在朕前辯冤，說他父親是你謀害，唆使宋四，下毒滅口，受賄縱叛，私書通北，暗結寧佐，這些話可是你親口向他說的麼？如無此事，夢鸞在此，你二人只管面質。果有人被屈之處，朕自然按公處分。」此時寧佐、同壁兩個人，六魂十二魄早已一齊跨鶴升仙而去，只剩下一對肉體凡胎，站在天子的背後。

當下呂相聽得神宗所問，這個時候就是作甚的料也不能替他想出句話來，回復天子，只好是響頭碰地，惟道：「臣該萬死！臣該萬死！」天子見是真情，一發大怒，即命當駕官將呂國材、寧佐、同壁、汪國恩一齊拿問，交付錦衣衛御史蘇端嚴審。當駕武士領旨，向前把四個人打去朝衣，捆綁二背，簇擁出朝門而去。那呂國材到底乖滑，未曾上綁之先，他就取出一塊生金來，含在口內，一路走著，思想萬無生路，遂惡狠狠嚥了下去。到了錦衣衛堂上，蘇老爺勘審的時候，寧佐、同壁、汪國恩還有幾個支吾言語，惹惱蘇公俱各受打，呂國材據實供招並未受刑。到了夜晚，全屍死在監中。畢竟得了詭詐的好處。

且說神宗天子望下開言說：「高夢鸞，汝父被屈，乃朕不明，為奸臣所誤，可喜你深閨弱質，心雄膽壯，為國除奸，替父雪恨，全忠盡孝，令人可敬！威服化外，立此奇功，竊印小罪，可以不究。即日降旨，召卿父回朝，開復原職，隨徵眾將，各召進城，俟朕按功升賞。將金太子壽山封為永安王，留京為質。卿且回府安歇便了。」小姐聞言，連忙叩首謝恩，俯伏奏道：「臣女還有哀情上瀆天聰。」天子道：「還有何事，只管奏來。」小姐遂把寇家兄妹被害之事，從頭至尾，奏了一遍。天子歡道：「翰林寇侶自為官忠正，品格清高，朕甚重之，可惜天壽不永，後人遭此不幸，深可憐憫！」吩咐內侍飛馬出朝，召生員寇潛入見駕。內侍領旨而去。

只見後宮太監駕前拜倒，口呼萬歲：「國母娘娘聞平北侯是個女子，欲宣入後宮一見。天子准奏，命夢鸞小姐偏殿更衣，隨太監後宮而去。不多時內侍將書生召來，參駕已畢，伏金階。天子見他人才出眾，品格清秀，龍心喜愛。先問了被害情由，然後欽賜文題，當面考了三篇文字，見其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。聖心大悅，欽賜翰林及第，當殿更衣，插花披紅，賜御酒三杯，出朝送入新府。

剛然謝恩出朝，只見黃門官駕前拜倒，奏道：「今有平南元帥曹警，剿滅山賊，安民已畢，班師回朝。現在午門候旨。」神宗大悅，吩咐道：「宣來見朕。」黃門領旨，退走出朝，將曹元帥宣至金階，拜舞山呼參駕，呈上功劳簿，細奏剿賊據俘始末。後將九千歲的本章進呈御覽。那本內所奏高廷贊初時被害，在後父子重逢，及單守仁拾金還主，失目重明，任守志懷義報恩，暗凝復愈，鄭昆父子赤心報主，瓊花節烈，進喜賣身，前後曲折緣由，備細敘述了一遍。乞恩殊獎。天子看畢，聖心喜悅，又問了曹爺一遍。降旨道：「高廷贊被屈，朕已知悉，正欲召他還朝，復還舊爵。」今九皇兄令其帶本同來，甚合有朕意，卿且回府安息，朕即日降旨處分便了。」曹爺盡禮謝恩，退出午門。

天子復又傳旨：「宣高廷贊進朝見朕！」內侍領旨，去宣高公。

鎮國王百折千磨災難滿，今日裡重睹天顏見聖明。跟隨內侍忙忙走，上了金階玉陸行。感舊懷昔心內轉，忠良一陣好傷情。叩首進禮呼萬歲，滔滔虎目淚直傾。皇爺座上睜龍眼，打量忠心赤膽公。只見他，風霜蒼老銀盆臉，鬢髮雖然一半星。威風氣概雖依舊，就只是改變青春少俊容。磕頭拜舞金階下，山呼萬歲帶悲聲。神宗一見龍心慘，寶座上歡壞仁明治世君。在下開言呼鎮國，帶淚含春叫愛卿：「這幾年，抱恨含冤難為你，追咎皆因朕不明。且喜英雄生虎女，全忠盡孝勝緹榮。高夢鸞智勇多才能繼父，馬到成功化外平。替父伸冤參佞黨，你被害情由朕已明。國材寧佐同拿問，已付刑庭去問供。起爾原官復舊職，鎮國府依然賜給卿。且回府第先安置，少時父女就要重逢。奸臣佞官與悍婢，問明口供便施刑。賢卿受屈休含怨，切勿灰心棄朕躬。」天子說到這句話，高老爺叩頭碰地響連聲。「我主如何言至此，這樣鴻恩臣怎經？陛下聖德如堯舜，皆因是佞闖奸謀蒙聖聰。為臣的世受國恩深似海，犬馬之勞當盡忠。即便是粉身碎骨肝塗地，怎敢欺心怨主公！」神宗聽畢龍心喜，御面含春帶笑容。重又細問從前事，高老爺已往情由俱奏明。

天子復又降旨：「鎮國王當殿更衣，槐氏、鄒氏交錦衣衛審明回奏。」高公冠帶謝恩出朝，回鎮國府而來。此時小姐早已令青梅把海棠、杏花先送進府，剛安置已畢，高公、素娘、雙印、梁氏、鄭昆父子、任守志等也都後至。高公安置任義士先在書房住下，即令人淚掃了當日黎秀才住的那所宅。這些話俱不必細表。

且說高公陪任義士在書房吃茶用飯，告訴他適才面聖之事。素娘、梁氏到了後堂，會著了青梅，彼此悲喜交集，各訴已往。鬱氏、杏花拜見了素娘。這些碎話，不必細言。